



一切要为人民打算

■ 曾玉平

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王若飞同志出生在贵州省安顺市,并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童年时光。初秋的一个下午,我怀着崇敬的心情,来到位于安顺市西秀区中华北路的王若飞同志故居。远远望去,一座古朴院落静静坐落于贯城河畔,门楼上方,“一切要为人民打算”八个大字格外醒目。我随着瞻仰的人流,走进了故居。

据介绍,故居所在院落始建于清代,距今已有三百余年历史。跨过朝门,经廊道入四合院,青瓦灰墙,木刻门窗,院落铺以方形石板,石砌花坛、鱼池犹存。房屋是木结构小青瓦建筑,典型的中国南方民居风貌。整座院子坐西朝东,它既有江南建筑风格的雕花门窗,又有黔中石头建筑的特点与风骨。站在院中,仿佛能看见一个瘦弱的孩童在这里奔跑,那个后来将生命献给人民的革命者,就是从这里出发。

王若飞,原名王运生,字继仁,号若飞,1896年10月生于贵州安顺。他的童年并不幸福,五岁那年,最疼爱他的曾祖父去世,此后父亲被庶祖母逐出家门。母亲黄国贞带着他和妹妹在王家做苦工,他和妹妹常遭祖母伯叔的责打。幼年的王若飞,时常在母亲劳作的地方,在地上捡拾剩饭残渣果腹。这样凄惨的童年,不仅没有摧毁他,反而让他早早懂得了世间的不公与底层百姓的悲苦。

七岁那年,命运出现了转机。二舅父黄齐生将他接到贵阳抚养,并送入达德学校读书。黄齐生是著名教育家、爱国民主人士,他不仅给了王若飞一个温暖的家,更给了他知识和思想。在王若飞的成长道路上,舅父亦舅亦师,成为后人敬仰的楷模。

1918年,王若飞赴日本东京明治大学学习,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。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,在法兰西的土地上,他结识了周恩来、赵世炎等志同道合者,参与创建旅欧中共,后转入中共旅欧支部。1923年,他被派往莫斯科东

方大学学习。从贵州安顺的一个苦孩子,到远涉重洋寻求真理的革命者,王若飞用脚步丈量了半个世界,只为给苦难的祖国找到一条出路。

1925年王若飞回国,开始了他作为职业革命家火热而动荡的战斗生涯。他先后担任中共豫陕区执委会书记等职,参加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组织和指挥工作。1927年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。1928年,他赴苏联参加中共六大,后留在共产国际工作。

1931年,王若飞再次回到国内,任中共西北特委特派员,参与领导陕、甘、宁、晋、绥等地农民斗争。由于叛徒出卖,1931年11月不幸在包头被国民党当局逮捕。在敌人要闯进他住室的紧急关头,他机警地烧掉了党的秘密文件,将秘密名单飞快地塞进嘴里。在长达近六年的监狱生活中,他始终坚贞不屈:“招字,早就从我的字典里抠去了!”

狱中的王若飞,他思念亲人,牵挂着每一个爱他的人。让人动容的是他与舅父黄齐生的感情。王若飞被捕后,黄齐生在风雪残冬远赴塞外探视。1932年1月7日,王若飞在狱中给舅父写下长信。信的开头,他写道:“吾幼受舅父教养之恩,未有寸报;孤苦老母,未受我一日之奉养;今日被捕,又劳舅父于风雪残冬远来塞外看视。”短短数语,愧疚、感激、深情,尽在其中。他接着对舅父说:“我们不仅要认识世界,而且是要改造世界。”这不是寻常的家书,而是一个革命者用马克思主义观点与至亲进行的灵魂对话。他批评舅父“为托尔斯泰伯爵一流人物”,虽有满腔同情,却没有使穷苦群众得到解放的办法。在生死关头,王若飞思考的不是个人安危,而是如何说服最亲近的人一起走向真理。这种肝胆相照的深情,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亲情。

更让人心痛的是他写给妻子李培之的诀别信。1925年秋,王若飞在河南领导工人运动时认识了李培之,两人由工作关系升华为爱情,在郑州喜结良缘。被捕入狱后,他撕下衣服内衬,写下诀别信。信中写道:“培之,忘掉我!

不要为我的牺牲而伤痛,集中精力进行战斗,继续努力完成党的事业……永远跟着党走,要坚持真理,经得起各种各样的考验,要用生命来维护党的团结,捍卫党的利益。”信的最后,他写道:“培之,别了,我们在红旗下聚齐,又在红旗下分手。战士们虽然在红旗下倒下,但革命的红旗永远不倒,它随着战士的血迹飘扬四方!这,就是我们的胜利!”这不仅是一个丈夫对妻子的告别,更是一个战士对战友的嘱托。他将个人的爱情升华为对党和人民的忠诚,将小我的牺牲融入大我的事业。看到这里,我心绪难平,怎样的情怀,才能让一个人在面临死亡时,心中装的依然是“党的事业”和“人民的胜利”!

1937年8月,在党组织营救下,王若飞出狱回到延安。他先后担任陕甘宁边区党委宣传部部长、八路军总部副参谋长、中共中央秘书长等重要职务。他参与了许多重大方针、政策的制定,毛泽东多次称赞:“若飞是我们的理论家。”

1945年8月,抗战胜利后,王若飞作为中共代表之一,和毛泽东、周恩来飞赴重庆,参加国共两党和平谈判。谈判桌上,他与周恩来默契配合,与国民党代表进行激烈说理斗争。他日夜操劳,既为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安全操心,又为谈判各项事宜奔走。1946年1月,他作为中共代表出席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。

1946年4月8日,王若飞携带中共代表团就宪法、国民政府组成等问题同国民党谈判最后方案,与秦邦宪、叶挺、邓发、黄齐生等乘飞机回延安。临行前,他与周恩来连夜研究工作,他对周恩来说的最后一句话,就是“一切要为人民打算”。不幸的是,因气候恶劣,飞机在山西兴县黑茶山撞山坠毁,机上人员全部遇难,王若飞时年50岁。

1946年4月19日,延安和重庆两地分别为“四八”空难烈士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。在延安,3万多人在机场举行公祭,毛泽东题词“为人民而死,虽

死犹荣”,朱德、刘少奇主祭。在重庆,由南方局在青年馆举行追悼活动,近万人参加。周恩来主祭并作报告,报告后来以《“四八”烈士永垂不朽》为题刊发,文中写道:“若飞!你最后一席话,是为中国人民及其代表所受到统治者的压迫鸣不平的。我记住,我永远记住。”

“一切要为人民打算”,这八个字,是王若飞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句话,也是他一生最真实的写照。站在故居陈列馆里,看着那些泛黄的照片、清寡的手稿、朴素的遗物,我反复咀嚼这八个字的分量。王若飞的一生,从安顺的苦孩子到远涉重洋的求学者,从狱中坚贞不屈的战士,到重庆谈判桌上据理力争的代表,始终贯穿一条主线: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。他可以在风雪残冬坦然面对死亡,却放心不下舅父的误解;他可以在狱中写下诀别信,却叮嘱妻子“不要为我的牺牲而伤痛,集中精力进行战斗”。他的心中,始终装着比个人更大的东西,那就是人民的解放、民族的复兴。

“一切要为人民打算”,在当下,更是意味深长。它意味着,当我们面对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抉择时,能多一分担当、少一分计较。它意味着,当我们手握权力时,能多想一想人民的需要,而不是个人的得失。它意味着,在每一个平凡的岗位上,都能像王若飞同志那样,把“为人民”作为一切行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。

走出故居,回望那座青瓦灰墙的四合院,门楼上的八个大字依然在夕阳下熠熠生辉。王若飞虽然只活了五十载,可他的精神跨越时空,永远不曾消散。他用一生告诉我们:一个人可以走多远,不取决于他活多久,而取决于他为何而活。

“一切要为人民打算”,这不仅是一个革命者的精神风貌和人生宗旨,更是一种将小我融入大我、将有限融入无限的生命境界。从安顺古城走出的王若飞,用他光辉的一生,为“人民”二字写下了最厚重的一笔。而我们这些后来者,唯有接续奋斗,把这句话付诸日常,才是对先烈最好的告慰。



林间“食”光

朱旻姝 摄

创不凡,赢未来

■ 吴明

于我而言,与统计相逢,从来不是一场轰轰烈烈的邂逅,而是一份朝夕相伴、沉淀于心的坚守。

初识之时,我曾以为她冰冷肃穆,是堆叠的报表,错落的数字,是严谨的逻辑,不容逾越的准则。以为她只有理性的秩序,缺少家的温度。

岁月缓缓前行,我慢慢走近她、读懂她。无数个晨昏伏案,翻阅万千台账,我探寻数字之下蕴藏的时代肌理;循着起伏的指标,看见街巷里生生不息的人间图景。

她从不是冰冷的符号,是发展的记录者,是民生温情的守望者。

区域发展的脉动,写进她的涨跌起伏;市井人家的烟火,凝于她的细微刻度。

每一次走访,倾听万家心声;每一组数据,感知间里安和;每一份真实,承载着时代答卷厚重的分量。

我深深眷恋这份沉静与赤诚。不必声势浩荡,无需万众瞩目。唯有初心如常,步履不负向往。

前路漫漫,愿我们向阳而行,奔赴心中山海;韶华灼灼,愿我们逐梦致远,绘就星河璀璨。

以数据为笔,丈量城市万象,持一寸微光,守护烟火寻常。

(作者单位:北京市石景山区统计局)

湖岸鎏金

雷淑霞 摄



一份朴素的乡村振兴时代答卷

■ 李武

我出生在关中平原的豆村。十五岁离家求学,后来在西安读书,去北京工作、生活。近半个世纪的光阴里,故乡始终是我心底最深的牵挂。每次返乡,都像跨越一段时光,从繁华都市回到熟悉的乡土,对比格外鲜明,感受格外真切。

小时候的豆村,是典型的中国传统乡村,也是那个年代农村贫困面貌的真实写照。那时候,乡亲们的愿望很简单:吃饱穿暖,孩子能读书,老人能看病。改革开放的春风,为乡村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党的好政策,像一束光照进了封闭的乡村,也打开了豆村人走向外面世界的大门。

最先变化的是“人”。以前,村里人守着土地不敢动、不愿动。改革开放后,有人开始试着往外走,去西安,去沿

海,去远方打工挣钱。一开始只是少数胆大的人,后来越来越多的青壮年看到了希望,一批批离开村庄,到城里讨生活、学技术、长见识。他们带着一身力气、一颗踏实的心,在建筑工地,在工厂车间,在服务行业打拼,把挣来的钱寄回家里,盖房子,供孩子,改善生活。

变化还体现在家乡的道路和百姓的生活上。路慢慢修好了,从土路变成砂石路,再慢慢铺上水泥。电网慢慢改造了,屋里的灯更亮了,电视、洗衣机、电风扇等电器慢慢走进农家。这些变化,一点一滴,扎扎实实,让豆村人的日子,慢慢从“吃饱穿暖”向“过得舒心”转变。

党的十八大以来,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,“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农业农村现代化”,要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,让广大农民生活芝麻开花节节高。这些年,每次回到

家乡豆村,变化都让人眼前一亮,心里一热。一年一个样,三年大变样,曾经的贫困乡村,早已换了模样。

基础设施发生巨变,乡村面貌焕然一新。村里的路全部硬化、拓宽、平整,干净整洁的水泥路通到家家户户门口。网络宽带、5G信号全覆盖,老人会用手机视频聊天、看新闻,孩子能在家上网课、查资料。数字时代的阳光,照亮了村里的每一个角落。

更让人欣慰的是“人”的回归,乡村烟火气重新燃起。以前是“人往城里走”,这些年慢慢变成“人往村里回”。有人在外打工多年,攒了经验,学了技术,有了积蓄,回到村里搞特色种植、生态养殖,让土地的价值充分发挥;有人看准了家乡的土特产——猕猴桃、苹果、杂粮,还有手工面食、土鸡蛋、山货等,开网店、做直播、搞电商,把家乡的好东西卖到全国各地。

乡亲们的生活,更是越过越踏实,越过越幸福。吃得好,住房宽敞了,看病方便了,养老有依靠了。一幅生机勃勃的乡村新图景,展现在眼前。

豆村的变迁,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,只是一个普通关中乡村,在时代浪潮中扎扎实实往前走的样子。豆村虽小,小到在地图上只是一个不起眼的点;但豆村又很大,大到装着一个时代的乡村缩影,装着无数普通人对好日子的向往,装着我们对乡土未来的牵挂与思考。

身虽退,初心未改;鬓虽白,使命犹在。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浩荡春风里,不做袖手旁观的过客,我愿作躬身入局的归人。讲好乡土变迁的故事,让党的好政策如春风化雨;倾尽半生积淀的智慧,为家乡发展建言献策;守住那些渐行渐远的乡愁,让村庄的记忆与文脉绵延不绝。



秋江独钓

张辉作